

論「淨」腳的語音來源

陳筱琪*

摘要

「淨」來自「參軍」促音的說法，經過仔細推敲漢語音韻史與相關的方言現象後，這個說法是可信的。「參軍」合音詞在切韻時代讀 *ts'juen，宋金時代因漢語韻母大量簡化，臨安都城的底層吳語鼻音韻尾大規模合併為 -ŋ，以及吳方言合口細音開口化等現象，兩宋時代「參軍」合音詞在臨安的讀音應為 *ts'jeŋ。而「淨」字切韻時代的讀音為 *dzjeŋ，兩宋時期因中州官話濁音清化，「淨」字在當時臨安宋雜劇演出時的讀音應是 *ts'jeŋ 或 *tsjeŋ，這兩種讀音形式皆與「參軍」合音詞 *ts'juen 的語音形式十分相近。

關鍵詞：淨腳、合音詞、吳語、官話方言、漢語史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中國古典戲劇的腳色名稱起於市井口語，本論文欲運用聲韻學及漢語音韻學知識，析論「淨」腳的名稱來源與語音演變的歷史脈絡。

曾永義認為，中國古典戲劇的腳色名稱起於民間，且通過俗文學的省文與訛變，最終才形成符號性之腳色專稱，但市井小民使用時仍錯雜專稱與俗稱。當「淨」、「末」等新興腳色專名已發展定型時，「參軍」、「蒼鶻」、「引戲」、「裝孤」仍是民間口語自由使用的俗稱。其中，「淨」腳名目由「參軍」一詞演變而來。「參軍」二字「促音」後近於「靚」，「靚」為粉白黛綠之意，正是「參軍」臉部的扮相，故取「靚」以代「參軍」。但因「靚」字不是一般市井庶人所能認識的字，所以取同音訛變為「靖」或「淨」，今日福建的蒲仙戲中，「淨」腳尚保留古稱「靚妝」。其後，又因「淨」字最簡易通俗，於是遂淹「靚」、「靖」而成為腳色之專稱，這個現象的完成年代大約在南宋中葉。¹

「參軍」一詞「轉化」為「淨」的說法，最早來自明徐渭（1521-1593）《南詞敘錄》：「淨，此字不可解，予意即古參軍二字，合而訛之耳。」² 此說後為蔗耕道人《西崑片羽》及王國維《古劇腳色考》等所取。

「參軍」一詞，如何能「轉化」為「淨」？語音演變的合理脈絡是此說最重要的根據，但過去的研究只簡單點出「促音」現象。「促音」指的是兩字合音為一字的語音變化，也就是合音詞，「參軍」二字如何能促音成「淨」？

¹ 參見曾永義，〈中國古典戲劇腳色概說〉，《說俗文學》（臺北：聯經出版，1980年），頁233-296；曾永義，〈參軍戲及其演化之探討〉，《參軍戲與元雜劇》（臺北：聯經出版，1992年），頁1-122；曾永義，〈元雜劇體製規律的淵源與形成〉，《參軍戲與元雜劇》，頁155-222。

²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曲出版社，1959年），冊3，頁245。

考察「參」、「軍」、「靚」／「淨」等字的中古音地位：「參」為清母覃韻字，「軍」為見母文韻字，「靚」／「淨」則為從母勁韻字。「參」與「淨」的聲母並不相同，「軍」與「淨」字的韻母特性也差異甚多。「參」字屬清母，「淨」字則屬從母，二字雖同為精系字，但清濁屬性不同。又韻母部分，「軍」字屬文韻，為臻攝合口三等平聲字，「淨」字屬勁韻，為梗攝開口三等去聲字，兩字韻母讀音明顯不同。「參軍」如何促音為「靚」，又再訛變為「淨」？

亦有學者疑慮，這種變化在年代相近的宋代古文獻中不曾出現，自《說文解字》刊行後，文字使用機制幾已確立，後代書面系統假借字大量減少，兩宋時期是否真能有此假借成立？

一般認為宋代音系為中古晚期漢語，就漢語音韻史來說，「參」、「軍」二字與「靚」／「淨」之間是否真存在轉化、促音的可能性，仍有諸多驗證空間。本文希望在過去的研究基礎上，運用古漢語知識，深入討論「淨」腳名稱與「參軍」一詞之間的語音關係。

二、時代地域問題

欲探討「淨」腳的名稱來源與「參軍」一詞是否相關，應先確定「淨」腳名稱出現的時代與地域。

根據曾永義的研究，「參軍」的腳色名目除了在早期的「參軍戲」中出現外，時代較晚的「宋雜劇」亦常使用。事實上，宋雜劇中的「正雜劇」正承襲參軍戲而來。宋雜劇為大型的小戲群，大多分為四段，第一段叫「豔段」，二、三段通名稱為「正雜劇」，第四段則是「散段」。南宋淳熙以後，甚至理宗、度宗之間，尚有主演者被稱之為「參軍」的說法。而成書於度宗咸淳十年（1274）的吳自牧（?-?）《夢梁錄》，卷二十「妓樂條」已以「末泥色」、「引戲色」、「副淨色」、「副末色」、「裝孤」記載宋雜劇的腳色名目。可見大約在南宋中葉前後，

宋雜劇的腳色名稱逐漸由市井俗稱演變為固定的專稱，也就是「參軍」一詞在南宋中葉前後逐漸被專稱「副淨」所取代。³

以「淨」指稱古「參軍」腳色的用法在宋金時期漸為流行，且為市井百姓接受。流行一段時間後，「淨」慢慢演變為該腳色的專稱，其他俗稱則逐漸消失。在南宋中葉前後，「淨」正式取代「參軍」一詞，且被文人、市井大眾共同接受。

宋雜劇盛行於北方，而隨後的金「院本」實則承襲自宋雜劇。從金代史書中有關宮廷宴席的記載可知，金宴優戲與宋雜劇如出一轍。金雖為外族強權，但文化上卻多受宋朝影響，宋皇室流行的娛樂也一併影響金宮廷。⁴

宋雜劇本為宮廷戲，後流入民間，盛行於北方地區，因此，北方庶民的口語方言是影響宋金雜劇、院本發展的關鍵。北宋定都汴京，汴京為今日的河南開封一帶。靖康之變後，金滅北宋，汴京仍為重要都市，汴京屬官話系統，此區域古稱「中州官話」，淨腳一詞的來源勢必與中州官話的口音特徵有關。

南宋遷都臨安，臨安即今日的杭州，杭州本地通行「吳方言」。北宋汴京被金人攻陷後，大量的北方士庶南遷至臨安地區，南徙的北人將自身的北方口音散播至江淮地區。依據黎新第的討論，南宋初年來自河南、河北、山東的難民就超過兩百萬，淮南、兩浙人口增加率居全國之冠，淮南路增加的人口有三分之一就是河南、河北、山東的南遷者。⁵ 杭州城在龐大的北人影響下，彷彿「杭州話一度變為開封話」，⁶ 由此可知，當時的首都臨安勢必受到汴洛北方官話與北人文

³ 曾永義，〈參軍戲及其演化之探討〉，《參軍戲與元雜劇》，頁 1-122。

⁴ 參見曾永義，〈參軍戲及其演化之探討〉，《參軍戲與元雜劇》，頁 1-122；曾永義，〈也談北劇的名稱、淵源、形成和流播〉，《戲曲源流新論》（臺北：立緒文化，2000 年），頁 185-254。

⁵ 參見黎新第，〈南方系官話方言的提出及其在宋元時期的語音特點〉，《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 年第 1 期，頁 115-123。

⁶ 此語出自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70。

化的強烈衝擊，使臨安底層的吳語方言與南方文化「雜染」北人色彩。⁷

總結以上討論可知，「淨」腳名稱出現的根源應在宋金時代，演變出現的地點則應當在汴京（開封）以南至臨安（杭州）一帶。「參軍」二字是否能促音為「淨」，應當從兩宋時期汴京的中州官話與臨安的吳方言口音討論起。請見下列方言地圖：⁸



圖一：官話方言地圖

袁家驊亦指出，「南宋建都杭州達 148 年（公元 1128-1276 年），越中方言受了北方話（中州音）的影響，明顯地反應在今日帶有濃厚『官話』色彩的杭州話裡。」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年），頁 56。

⁷ 今日的杭州話比起周邊的其他吳方言區，杭州話非常像北方官話，因杭州話有大量的北方詞彙，且文白異讀較其他吳語少，這些特徵說明宋代的汴洛移民對杭州話帶來莫大且深遠的影響。當時杭州都城內隨移民南下的北方官話覆蓋本地的吳語，官話、吳語接觸的漫長過程中，杭州話借入了大量的官話詞彙，因此形成今日杭州話在吳語內部具「官話色彩」的特殊風格。不過，杭州地區官話、吳語接觸的結果，底層吳方言競爭力勝於官話方言，最終底層吳語吞併了來自汴洛官話的語言質素，杭州話語音、詞彙、語法系統的基本面貌並沒有大改，至今杭州方言仍屬吳語方言，由此可見北方話的影響仍有侷限，而底層吳語相對穩定，杭州話並沒有因北方移民大量移入而變成官話方言。杭州話雖具官話色彩，但仍被劃歸為吳方言，最主要的依據即是杭州話具吳語聲母「塞音三分」的典型特徵，一般將杭州話歸入吳語太湖片杭州小片。參見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頁 71、74。

⁸ 參見李小凡、項夢冰，《漢語方言學基礎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13。

三、「參軍」促音爲「靚」／「淨」

「促音」指的是「合音現象」，或稱「縮讀」(contraction)，通常發生在經常出現且連用的上下字之間。漢語詞彙有許多合音詞的例子。古代漢語的「諸」，便是「之乎」二字的合音詞；現代漢語中，「甬」則是「不用」二字合音後的結果。各方言區也都有合音詞的例子，如閩南潮州揭揚地區，表達「不好」這個概念原讀「m² ho」，合音為「mo」；「在一起」的概念原讀「tsek² e²」，合音為「tse²」。⁹

合音詞以單音節詞的形式來表達雙音節詞或短語的語意。一般的縮讀，採用原詞或短語前一個語素的「聲母」，結合後一個語素的「韻母」及「聲調」，有時候則只取後字韻母的某一部分拼合成新的單音節詞，與反切注音法很相似。¹⁰

合音新詞讀音的推測，應從中古切韻時代的讀音討論起，因切韻音系是中古晚期乃至近代、現代漢語語音演變的觀察起點。本文以中古切韻音系讀音推論中古晚期的宋金時期語音狀況，乃因稍晚的宋金時代語音承繼中古漢語脈絡發展而來，切韻音系是中古晚期漢語的演變源頭。

(一)「參軍」合音新詞之中古聲母讀音

若「參軍」二字出現合音現象，依照一般狀況，上字「參」提供了新詞的聲母成分。

考察《廣韻》、《集韻》所收「參」字反切與語意，共有下列五種：

⁹ 參見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2年)，頁360-361。

¹⁰ 參見張玉霞、于思湘，〈淺談漢語「合音詞」〉，《淄博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頁58-60。今日也有不少專論探討漢語方言的合音詞現象。

- (1) 楚簪切（深攝開口三等平聲初母侵韻）：參差不齊貌，亦作參。
- (2) 所今切（深攝開口三等平聲疏母侵韻）：參星，亦姓，本云祝融之後。
- (3) 倉含切（咸攝開口一等平聲清母覃韻）：參承、參覲也。
- (4) 蘇甘切（咸攝開口一等平聲心母談韻）：同三，數名。
- (5) 七紺切（咸攝開口一等去聲清母勘韻）：參鼓，佛教法器中的一種。

根據曾永義的研究，「參軍」本為古官職名稱，「參軍」一職始建於東漢靈帝（168-189）時，最初是丞相的軍務參謀，如諸葛亮（181-234）《出師表》所說的參軍蔣琬（？-246），相當於今日所謂的參謀總長。晉以後參軍地位漸低，成為諸王、將軍的幕僚，如陶淵明（約365-427）曾任的鎮軍參軍，范曄（398-445）任劉裕（363-422）第四子劉義康（409-451）之參軍。隋唐以後逐漸成為地方官員，如杜甫（712-770）曾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華州司功曹參軍，白居易（772-846）曾任京兆府戶曹參軍。又，《古今韻會舉要》有一條資料：「《左傳》，自參以上。《周禮》，設其參。皆謂三相參列也。後世參軍，參謀，參知政事，蓋取此義。」¹¹ 根據以上，可知「參軍」之「參」，本是「三相共同參與羅列」，「參」是一起參加、共同會晤之意。根據此語意來源，「參軍」之「參」應讀「倉含切」。

倉含切之聲母屬清母，依據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成果，中古漢語清母的擬音為舌尖送氣清塞擦音*tsʰ-，也就是說，「參軍」二字促音後的合音新詞聲母為*tsʰ-。

¹¹ [元]黃公紹、熊忠著，甯忌浮整理，《古今韻會舉要》（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04上。

(二)「參軍」合音新詞之中古韻母讀音

若「參軍」二字出現合音現象，依照一般狀況，下字「軍」提供了新詞的「韻母」及「聲調」成分。考察《廣韻》、《集韻》，「軍」字皆只收一反切，為：

舉云切（臻攝合口三等平聲見母文韻）：軍旅也。

「軍」字提供了新詞的「韻母」成分，韻母可細分為「介音」、「主要元音」、「韻尾」等等。「軍」為文韻合口三等平聲字，依據漢語音韻史的研究，「軍」字的中古漢語韻母擬音為**-juen*，¹² 聲調則屬陰平調。¹³

綜合來說，依照漢語音韻史，「參軍」二字合音後的中古漢語讀音是**tsjuen*。

(三)「靚」／「淨」的中古語音

「參軍」一詞「轉化」為「淨」的說法，最早來自明徐渭《南詞敘錄》：「淨，此字不可解，予意即古參軍二字，合而訛之耳。」此說後為蔗耕道人《西崑片羽》及王國維（1877-1927）《古劇腳色考》等

¹² 張琨（1917-2017）提出一套簡化的切韻音系構擬，依據切韻音系「從分不從合」及南北綜合音系特點，可以再次將切韻幾個相關的韻類「音位化」處理。張琨把「真」與「庚三」的出發點擬為**en* 與**ej*，即認為「臻攝」、「梗攝」元音相同。另亦有主張此二韻應擬為央中元音**ən* 與**əŋ*，若記為央中元音也不影響下文結論。為使文章一貫，以下論及此處擬音皆用張琨的擬音方式。張琨，〈論中古音與「切韻」之關係〉，《清華學報》新 10 卷第 2 期（1974 年 7 月），頁 61-82。

¹³ 審查人指出，一般而言，合音之後聲調表現有幾種可能：（1）或取前字，例如「不用」*bù-yòng* 合音為「甬」*bóng*，（2）或取後字，「不可」*bù-kě* 合音為「叵」*pǒ*，（3）或兩側取音（*edge-in*），例如閩南語重疊詞「新 a 新新」讀為 *sin³³ na³⁵ sin³³ sin⁵⁵*。

所取。又據曾永義的研究，「參軍」二字合音後近於「靚」，「靚」為粉白黛綠之意，正是「參軍」臉部的扮相，故取「靚」以代「參軍」。但因「靚」字不是一般市井庶人所能認識的字，所以取同音訛變為「靖」或「淨」，最後定為「淨」。¹⁴

考察《廣韻》、《集韻》所收「靚」字反切與語意，共有下列兩種：

- (1) 疾郢切（梗攝開口三等上聲從母靜韻）：安也、謀也、和也、息也。
- (2) 疾政切（梗攝開口三等去聲從母勁韻）：裝飾也，古奉朝請亦作此字。

根據語意來源，「靚」字應取「疾政切」一讀，且此切與「淨」同音。依據漢語音韻史的研究，「疾政切」的中古漢語擬音應為*dzjeŋ²。

整體看來，就切韻時代來說，「參軍」二字合音後的讀音是**tsjueŋ*，而讀疾政切的「靚」／「淨」則是*dzjeŋ²，二者雖有些相近，但並不相同。兩個讀音聲母同為舌尖塞擦音，但一為清音、一為濁音；介音前者為合口細音，後者為開口細音；輔音韻尾亦相異，前者為舌尖鼻音，後者為舌根鼻音；聲調一為平聲、一為去聲。在日後的宋金時代，二類音讀是否有可能演變為音同或音近？有必要繼續深究。

四、宋金時代的語音發展

（一）中古後期韻母系統大量簡化

切韻音系反映的是六朝隋唐的語音，一般稱為中古音前期，而兩

¹⁴ 曾永義，《說俗文學》（臺北：聯經出版，1980年），頁233-296；曾永義，《參軍戲與元雜劇》（臺北：聯經出版，1992年），頁1-122。

宋時期的語音則是「後切韻時代」，一般稱之為中古音後期。依據反映中古後期的音韻史料，如《四聲等子》、《切韻指南》、《切韻指掌圖》等看來，漢語發展至中古後期，出現了大量的韻母簡化現象。宋元韻圖「併轉為攝」，將切韻系統的二〇六韻合併為十六攝，同攝內的韻字，可以通押，可見同攝內韻目的元音、韻尾應相同或十分相近，否則不可能互相押韻。

需要說明的是，宋代以後漢語大規模簡化，但古代韻書、韻圖所呈現的音系，並不一定就是當時的實際語言，文獻材料常常受制於傳統韻書的舊框架。此外，古文獻究竟是代表了何時、何地之音，又是否參雜了作者鄉音的成分，皆難以判斷。語音變化總是早於文獻著錄年代，討論起源於民間庶民語言的戲曲現象，當然不能只依賴韻書或韻圖。

（二）中州官話方言聲母濁音清化

中州官話方言在切韻時代之後出現了遍及大規模區域的聲母變化：「全濁清化」。全濁清化是一條幾乎覆蓋漢語方言區的音韻演變規律，使中古前期的全濁聲母清化為同部位、同發音方法的清音。此變化在官話方言中，濁音字平聲字清化後讀送氣清音，仄聲字清化後讀不送氣清音。

根據周祖謨（1914-1995）研究宋代汴洛的中州官話語音，北宋邵雍（1011-1077）所作的《皇極經世書》中的「聲音唱和圖」顯示十一世紀的汴洛語音全濁清化的演變已經大致完成或接近完成。從母之仄聲字當讀如精母，從母之平聲字當讀如清母。¹⁵ 也就是說，依照濁音清化的規律，北宋時代汴洛中州官話「靚」／「淨」該讀不送氣

¹⁵ 參見周祖謨，《宋代汴洛語音考》，《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頁581-655。

的清音聲母*ts-，其演變是*dz- > *ts-。

官話方言一般的濁音清化規律是平聲清化後送氣，仄聲清化後不送氣，但在江淮官話泰如片，如泰州、姜堰、泰興、揚中東部、興化、海安、如皋、南通、如東、東臺、大豐等地區，古全濁聲母清化後，仄聲多讀送氣清音，也就是平聲字、仄聲字清化後多同讀送氣清音，這個現象如同客家話。以南通話為例，「敗被伴笨病白薄」等古「並母」字，清化後讀 p^h-，「豆蛋弟電定」等「古定」母字，清化後讀 t^h-，「櫃跪共」等古「群母」字，清化後讀 k^h-等。¹⁶

另外還有一條可參考的資料是朱熹（1130-1200）的《詩集傳》。朱熹《詩集傳》有很多叶韻，叶韻就是朱熹讀《詩經》時發現不能押韻，故根據某些語音現象所作的新反切，這些新註的反切就是叶韻。許世瑛（1910-1972）主張朱熹根據宋代通行的實際語音作叶韻，賴將基、陳鴻儒、黎新第等，更從朱熹的生平、居住地等考證，認為朱熹叶韻乃以宋代官話通語為基礎。¹⁷

許世瑛考證《詩集傳》音注及叶韻所反映的中古聲母合併情形，¹⁸ 發現《詩集傳》中有全濁清化現象。《詩集傳》中的叶韻「從母」與「精母」、「清母」混用，如：

《小雅·楚茨》六章「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朱子以《廣韻》去聲侯韻「奏」不能與《廣韻》入聲屋韻「祿」押韻，故將「奏」改讀為「族」，「族」是從母字，「奏」是精母字，朱子不選

¹⁶ 參見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頁 32；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頁 36。

¹⁷ 劉曉南認為朱熹叶韻根據的語音有層次的不同，是以通語為主，但具有南方閩方言的色彩，且有些成分是朱熹心目中的古音。雖然朱子叶韻所代表的音系為何目前還沒定論，但此處關心的全濁清化與鼻音韻尾-n、-ŋ相混的現象。宋代聲母全濁清化不會是朱子心目中的古音特質。參見劉曉南，〈論朱熹詩騷叶音的語音根據及其價值〉，《古漢語研究》第 4 期（2003 年 12 月），頁 25-35。

¹⁸ 參見許世瑛，〈從詩集傳音注及叶韻考中古聲母合併的情形〉，《許世瑛先生論文集（一）》（臺北：弘道文化，1974 年），頁 230-286。

精母字，而選用從母字，可見就朱熹看來，精母、從母讀音相同。

又如《小雅·小弁》三章「維桑與梓（叶獎履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彼反）。不屬於毛？不罹於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朱子以「此里反」改讀「在」，但「在」為從母字，朱子改成的「此里反」卻為清母字。

從此二例可見，朱熹的口語「從母」已有改讀同部位清音的現象，但似乎並不一定遵守官話濁音清化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的規則。根據許世瑛的歸納，朱子濁音清化並不嚴格遵守官話送氣與否的規則，「族、阜、燼」等從母仄聲字朱熹讀同不送氣的精母，但「在」字也是仄聲字，朱熹卻讀同送氣的清母。¹⁹ 從朱熹叶韻可知南宋確實發生了濁音清化，且仄聲清化有送氣清音與不送氣清音兩類，與上述江淮官話泰如片的清化現象如出一轍。

值得注意的是，江淮官話泰如片正好位於吳語區北部，是汴京流民南下臨安的必經之地。濁音清化後一律讀送氣清音的變化傾向，在兩宋之際人口大量南徙下，很可能隨著北方流民南徙至臨安，對臨安話造成影響。由此可推知，當時南宋臨安一帶「靚」／「淨」的聲母讀音應當有（1）*dz-、（2）*ts-、（3）*ts'-三種讀法，第一種讀音*dz是臨安吳語本地的濁音讀法，第二種讀音*ts-是來自北方汴京中州音濁音清化後的讀法，第三種讀音*ts'-則是來自江淮官話區的另一種濁音清化讀法。

漢語體系「官話」、「吳語」、「閩語」、「贛語」、「客語」、「湘語」、「粵語」等七大方言區中，唯獨吳方言不參與聲母全濁清化的演變，吳語承繼了中古漢語全清、次清、全濁三項對立的塞音、塞擦音格局。但如同前論，兩宋之際，中州方言對南方的首都臨安產生巨大影響，

¹⁹ 參見許世瑛，〈從詩集傳音注及叶韻考中古聲母合併的情形〉，《許世瑛先生論文集（一）》，頁 230-286。

大量從北方南下避難的北人，替臨安帶來了濁音清化的新現象，這使得當時臨安「靚」／「淨」的聲母讀音濁音舊讀與清音新讀二者共存。又因宋雜劇多以北曲演唱，且以中州調為佳，²⁰ 故南方藝人當以北方汴洛中州唱腔為正統，因此在戲曲表演上臨安南人更可能採用北方的清音聲母讀法。

因此，上述南宋臨安一帶「靚」／「淨」聲母存有的(1) *dz-、(2) *ts-、(3) *ts'-三種可能中，來自中州官話的讀法 *ts- 是最有可能被杭州宋雜劇採用的標準讀音，其次則是來自江淮官話泰如片的讀法 *ts'-，而本地吳語的濁音 *dz- 則是最不可能被杭州宋雜劇採用的讀音，因為宋雜劇多以北曲、官話語音演唱，以吳語演唱的劇種主要是「溫州雜劇」、「南曲戲文」。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舌尖塞擦音 ts-、ts'-、dz- 三者，都是當時杭州吳語音系具有的聲母，對有濁音聲母的吳語使用者來說，選用清音聲母 ts-、ts'- 來讀「靚」／「淨」並非難事。但反過來說，對當時杭州的汴洛移民來說，因官話濁音已清化，系統中不具有濁音聲母 dz-，因此選用清音聲母 ts-、ts'- 來讀「靚」／「淨」容易，但要選用系統中沒有的濁音 dz- 來讀「靚」／「淨」則相當困難。因此，南宋杭州宋雜劇的演出情況，不論演唱者為北人或南人，「靚」／「淨」都不可能讀濁音聲母 dz-。

(三) 吳語鼻音韻尾大規模合流

中古前期的鼻音韻尾 *-m、*-n、*-ŋ 在中古後期日漸合流，現代官話方言一般仍有 -n 與 -ŋ 兩個鼻音韻尾，但有的官話次方言則出現較大的合併，如西南官話區，一律不分「陳」／「程」、「金」／「京」，

²⁰ 曾永義，〈也談北劇的名稱、淵源、形成和流播〉，《戲曲源流新論》，頁 185-254。

已合併為-n。

這種鼻音韻尾合流的趨勢，各大漢語方言皆然，不過吳語鼻音韻尾弱化合併得更徹底。吳語音系裡大多只剩下一個鼻音韻尾，有的地方是舌尖鼻音韻尾-n，有的地區則是舌根鼻音韻尾-ŋ，又或者是弱化成鼻化韻，或連鼻化成分都消失，成了元音收尾的開尾韻。

張琨曾觀察漢語各大方言鼻音韻尾的演變，指出吳語因區別低元音-a、-a 的音系架構，引發了鼻音韻尾的大量合併或產生鼻化韻母。²¹ 這種演變趨勢，使切韻音系的陽聲韻界線變得十分模糊。

黎新第考察了吳文英（約 1200-1260）、張炎（1248-？）等南宋浙江文人的詩詞作品，²² 發現南宋時期吳語江浙方音「曾」、「梗」、「臻」三攝通押，鼻音韻尾相混是南宋吳語的顯著特色。依照現代吳語的讀音表現推測，南宋江浙吳語「曾」、「梗」、「臻」三攝的鼻音韻尾應一律相混，也就是切韻時代的陽聲韻尾*-n、*-ŋ有別的鼻韻尾格局，在南宋吳語區混為一類。

提供「參軍」合音新詞韻母成分的「軍」為臻攝合口三等文韻字，其輔音韻尾本當收*-n，而「靚」／「淨」等字的韻母則讀梗攝開口三等勁韻，其輔音韻尾本當收*-ŋ。但由於宋代吳語即已出現輔音韻尾弱化合流現象，吳方言中只有一個鼻音韻尾，切韻系統中的「真」、「諄」、「文」、「欣」諸韻與「庚三」、「蒸」、「清」、「青」等韻，在吳方言中是沒有區別的。舌尖鼻音韻尾往後部發展-n > -ŋ的變化，是在漢語方言中相當常見的無條件音變，因此，上述幾個韻目最可能一同變為*-eŋ。

我們可以推論兩宋時期，臻攝文韻字「軍」在臨安吳語的韻母讀音是*-juen，而「靚」／「淨」等梗攝勁韻字則是*-jeŋ，兩者的差別

²¹ 參見張琨，〈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漢語方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23-64。

²² 參見黎新第，〈南方系官話方言的提出及其在宋元時期的語音特點〉，頁115-123。

只在於介音是否帶圓唇成分。

綜上所述，宋金時代「參軍」合音後的新詞在臨安的讀音應為 *tsʃueŋ，而「淨」字在臨安宋雜劇演出時的讀音應是 *tsʃeŋ 或 *tsjeŋ。「淨」的讀音形式與「參軍」合音詞主要差異在於介音成分是否圓唇。

五、漢語方言合口介音的開口化

提供「參軍」合音新詞韻母成分的「軍」為臻攝合口三等文韻字，許世瑛指出，朱熹的反切叶音中切韻系統的「文」韻（唇音字除外）與「真」韻、「諄」韻、「臻」韻、「欣」韻（舉平該上去入）等混讀，也就是說，宋代臻攝三等字開、合口韻母應已合流。漢語方言的現象說明，臻攝三等字的合流是合口細音朝「開口化」的方向變動。²³

張琨指出吳語、官話三等合口韻 -ju- 介音在舌尖塞擦音後易丢失 -u- 成分，如吳語區的金華、廣濟、大冶、通山、陽新、杭州，官話系統則如昆明、鎮南、蒙自、元江等地。²⁴ 杭州區顯然是吳語區中合口細音變開口細音的一個指標區域。

三等合口介音在特定條件下易丢失合口成分，這是一種發音的簡化。塞擦音由塞音與擦音組成，三等合口在宋代讀 * -ju-，舌尖音在口腔中的位置較接近前高半元音 -j，而與後高圓唇元音 -u 唇形圓展不同，距離又較遠，因此舌尖音與 -j 的相容性高於 -u。-j 與 -u 一展唇、一圓唇，在發音過程中又互相拉扯排擠，在受到聲母條件的制約後，-u- 成分自然特別容易丢失，「漢語方言介音的發展變化主要是聲母發音部位與主要元音（前後高低與圓展）之間互動的結果」。²⁵

張光宇指出，漢語方言合口介音的消失依據「聲母」、「韻母」條

²³ 許世瑛，《許世瑛先生論文集（一）》，頁 230-286。

²⁴ 參見張琨，〈漢語方言中聲母韻母之間的關係〉，《漢語方音》，頁 1-22。

²⁵ 參見張光宇，〈論條件音變〉，《清華學報》新 30 卷第 4 期（2000 年 12 月），頁 467。

件，各有嚴謹的變化次序。合口介音消失的關鍵在於音節中聲母或韻母成分舌體的位置與狀態，如舌體的「前後與高低」、「下垂與微揚」、「靜止與活動」，這些要素控制了介音合口成分保留與否。²⁶

以聲母條件來說，漢語方言合口介音的消失依照唇音（p-、p'-、m-）>泥母（n-）>來母（l-）>端透定（t-、t'-）>精組（ts-、ts'-、s-）>見曉組（k-、k'-、x-）的次序，井然有序變化。唇音聲母最早使介音的合口成分消失，舌根音則是合口成分的最後堡壘。²⁷

韻母的變化次序則是依*uən/*uen²⁸ > *uei > *uan > *uaŋ的順序變化，*uən/*uen 最早丟失合口介音，*uaŋ合口成分最穩固。這四個韻母大體涵蓋《中原音韻》的真文韻、齊微韻、桓歡韻、江陽韻。若依照十六攝架構說明，則臻攝字最早丟失合口成分，其次為蟹止攝字，之後為山攝字，宕江攝字最末。韻母丟失合口介音的原則是：（1）凡韻母主要元音越偏前的，合口介音越容易消失，因此*uən/*uen、*uei比*uan、*uaŋ還早丟失合口成分。（2）若主要元音相同，韻尾部位偏前者，合口成分越早消失，因此*uən/*uen比*uei還早開口化，*uan則比*uaŋ早開口化。²⁹

總觀漢語方言，古合口韻母若遇唇音聲母，照例讀開口，若遇捲舌或舌根聲母，照例讀合口，而端精兩組常有參差。莊組若讀平舌，合口介音傾向消失，莊組若讀捲舌，合口介音傾向保留。若將聲母條件限定在端精莊組字上，*uən/*uen、*uei、*uan、*uaŋ四組韻母開口化的結果可分為「信陽型」、「武漢型」、「鎮遠型」、「成都型」四種型態：（1）信陽型變化最廣，*uən/*uen、*uei、*uan、*uaŋ四組韻母皆

²⁶ 參見張光宇，〈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中國語文》第4期（2006年7月），頁346-358。

²⁷ 參見張光宇，〈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頁346-358。

²⁸ 張光宇指出，漢語方言同時具備-uən與-uen兩韻母的方言極為罕見，因此可把*uən視為*uen的變體。參見張光宇，〈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頁355。

²⁹ 參見張光宇，〈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頁346-358。

已開口化，(2) 武漢型其次，*uən/*uen、*uei、*uan 三組韻母開口化，(3) 鎮遠型再其次，*uən/*uen、*uei 兩組韻母開口化，(4) 成都型變化最慢，目前只有*uən/*uen 韻母開口化。³⁰

從合口介音的有無來說，現代吳語方言若以蘇州話為例，合口介音演變的結果最接近信陽型。蘇州話*uən/*uen、*uei、*uan、*uaŋ 四組韻母皆已開口化，若加上聲母條件一同觀察，蘇州話唇音、舌音、齒音（捲舌聲母除外）聲母字一律開口化，牙音、喉音則保留合口成分，例字請見下表：³¹

	唇	舌	齒	牙	喉
*uən/*uen ən : uən	門 _魂 ɛmən 分 _文 ɛfən	頓 _魂 tən [˥] 輪 _諄 ɛlən	村 _魂 ɛts'ən 筍 _諄 ɛsən	滾 _魂 ɛkuən 困 _魂 k'uən [˥]	婚 _魂 ɛhuən 魂 _魂 ɛhuən
*uei E : uE	杯 _灰 ɛpE 梅 _灰 ɛmE	腿 _灰 ɛtE 淚 _脂 lE [˥]	醉 _脂 tSE [˥] 歲 _祭 SE [˥]	桂 _齊 kuE [˥] 貴 _微 kuE [˥]	揮 _微 ɛhuE 悔 _灰 huE
*uan ø : uø	半 _桓 pø [˥] 盤 _桓 ɛbø	短 _桓 ɛtø 暖 _桓 nø [˥]	酸 _桓 ɛsø 鑽 _桓 tsø [˥]	官 _桓 ɛkuø 款 _桓 k'uø	歡 _桓 ɛhuø 換 _桓 ɛhuø [˥]
*uaŋ ɔŋ : uɔŋ	方 _陽 ɛfɔŋ 胖 _江 p'ɔŋ [˥]	--	撞 _江 zɔŋ [˥] 霜 _陽 ɛsɔŋ	筐 _陽 ɛk'uɔŋ 狂 _陽 ɛguɔŋ	王 _陽 ɛhuɔŋ 況 _陽 huɔŋ [˥]

綜合朱熹的反切叶音中「文」韻（唇音字除外）與「真」韻、「諄」韻、「臻」韻、「欣」韻混讀，漢語方言合口介音開口化的傾向與演變通則，以及現代吳語合口介音消失的聲母、韻母範圍等討論，我們再來看「參軍」合音詞的介音讀法：「參軍」合音詞聲母為*ts'-，屬舌尖塞擦音（古齒音），韻母依照臻合三文韻字「軍」的吳語對應關係，讀法本應為*-juɛŋ，具合口性質，但因臻攝字是漢語方言中最早丟失合口成分的韻母類別，且齒音聲母不易保留合口成分，今日吳語此類

³⁰ 參見張光宇，〈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頁 346-358。

³¹ 蘇州話語料出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王福堂修訂，《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年）。

聲母大多讀開口韻，因此，宋金時期「參軍」合音詞在吳地臨安的讀音最可能是* $\text{ts}^h\text{jeŋ}$ 。

* $\text{ts}^h\text{jeŋ}$ 這個語音形式與「靚」／「淨」的宋代讀音十分接近，依據上文討論，宋代臨安地區「靚」／「淨」全濁清化，且鼻音韻尾相混為-ŋ，其讀音應為* tsjeŋ^2 或 $\text{ts}^h\text{jeŋ}^2$ ，聲母存在送氣或不送氣兩種可能的形式。宋代「參軍」合音詞與「靚」／「淨」的讀音差異只在於聲調調類不同。

六、結論

過去「淨」腳來自「參軍」促音的說法，經過仔細推敲漢語音韻史與相關的方言現象後，這個說法是可信的。

「參軍」合音後的新詞，中古前期的切韻時代讀音為* $\text{ts}^h\text{jueŋ}$ 。此音在宋金時代後，因漢語韻母大量簡化，宋代臨安都城底層吳語鼻音韻尾大規模合併為-ŋ，以及吳方言合口細音開口化等現象，宋代「參軍」的合音詞應讀為* $\text{ts}^h\text{jeŋ}$ 。

「靚」／「淨」在中古前期的切韻時代讀音為* dzjeŋ^2 ，後因官話方言發生濁音清化，官話清化後有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以及不分平仄一律送氣兩種現象，因此「靚」／「淨」在杭州宋雜劇演出時的讀音應有* $\text{ts}^h\text{jeŋ}^2$ 或* tsjeŋ^2 兩種類型。這兩種讀音形式皆與「參軍」合音詞* $\text{ts}^h\text{jeŋ}$ 相近。

依據中古音反切，「參軍」合音詞當讀平聲，「靚」／「淨」字則讀去聲，二者聲調調類不同。但「參軍」合音涉及了南宋杭州的汴洛移民、本地吳語使用者兩種族群，中州官話、吳語兩方言的聲調調類並不對等。

根據周祖謨的研究，宋代汴洛中州方音聲調仍分為平、上、去、入四調，此時期中州官話聲調出現的演變是「濁上變去」，如「是」，

《廣韻》「承紙切」，上聲紙韻字，但在北宋邵雍《擊壤集》卷九中「是」與「事」、「至」、「易」等去聲字相互押韻，這說明汴洛方音全濁上聲字已讀入去聲調。周祖謨並認為官話濁上變去在唐末洛陽就已經出現。³²

吳語方言因保有全濁聲母系統，根據錢乃榮的觀察，多數吳語方言有七至八個聲調，七個聲調的吳方言沒有陽上調。現代杭州話屬於七調的吳語類型，古全濁上聲字歸入陽去調，古次濁上聲字歸入陰上調。³³

宋代汴洛中州官話與杭州吳語在聲調調類、調值都存有差異，杭州「參軍」合音詞後的調值是否與「靚」／「淨」的調值相同或不同今日難以考定。依據宋雜劇以北曲中州腔調演唱為佳的情況，「靚」／「淨」之聲調調值或許更接近中州官話的去聲調值，但因「參軍」合音地點為杭州吳語區，演唱者或為北人、或為南人，演唱者是否僅遵北方的中州官話聲腔無法斷言，況且戲曲表演曲調常掩蓋聲調細節，「參軍」合音新詞與「靚」／「淨」的聲母、韻母近似應當比聲調調值更加重要、醒目。

「靚」字的本意為裝扮，符合「參軍」臉部份相，在這個文化背景下，二者容易合而為一。正是所謂的：「參軍促音成為靚，後採用最通俗的淨字表示腳色專稱」。漢語是單音節語言，音節成分一個緊接一個，因此相當容易出現音節成分互動下的條件音變，這也是單音節語言的重要特色。³⁴

³² 參見周祖謨，〈宋代汴洛語音考〉，《問學集》，頁 654。

³³ 參見錢乃榮，《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年），頁 20、53。

³⁴ 本文之討論並不涉及「蒼鶻」與「末」腳的語音來源。曾永義之相關研究認為末之名目亦來自「蒼鶻」發生語音變化，但「末」來自「蒼鶻」音變之說未有古人提及，且「蒼鶻」與「末」兩者語音條件相差甚遠，因此「末」之名目是否來自「蒼鶻」有待繼續深究。不過即便如此，並不能因「末」之名目不來自「蒼鶻」語音變化，逕自推論「淨」之名目亦非「參軍」合音之結果，「淨」與「末」之名目由來並不一定是平行發展的。

以今日國語讀音來說，「淨」與「參軍」合音詞的讀法差異很大，原因是：(1)「淨」字在明末清初時聲母發生「顎化」： $ts- > tɕ-$ 。大多數的漢語方言都有此種變化，古精系、見系字在細音面前，改讀舌面音 $tɕ-$ 、 $tɕ'$ 、 $ɕ-$ 。(2)多數官話臻攝與梗攝字鼻音韻尾分立，保有 $-n/-ŋ$ 區別。(3)官話臻攝合口細音字未開口化，中古的 $*-ju-$ 介音又再次演變為 $-y-$ 。

戲曲腳色名目來源與發展向來是俗文學史上眾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本文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嘗試結合戲曲研究與聲韻學、現代漢語方言、句法理論等研究成果，試圖對淨腳專名的由來提出更合理的解釋。

(責任校對：李奇鴻)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元〕黃公紹、熊忠著，甯忌浮整理，《古今韻會舉要》，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曲出版社，冊3，1959年。

二、近人論著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王福堂修訂，《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
- 李小凡、項夢冰，《漢語方言學基礎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周祖謨，《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
- 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
- 許世瑛，《許世瑛先生論文集（一）》，臺北：弘道文化，1974年。
- 張琨，《漢語方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
- _____，〈論中古音與「切韻」之關係〉，《清華學報》新10卷第2期，1974年7月，頁61-82。
- 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
- _____，〈論條件音變〉，《清華學報》新30卷第4期，2000年12月，頁427-475。
- _____，〈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中國語文》第4期，2006年7月，頁346-358。
- 張玉霞、于思湘，〈淺談漢語「合音詞」〉，《淄博學院學報（社會科學

版)》，2001年第4期，頁58-60。

曾永義，《說俗文學》，臺北：聯經出版，1980年。

_____，《參軍戲與元雜劇》，臺北：聯經出版，1992年。

_____，《戲曲源流新論》，臺北：立緒文化，2000年。

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82年。

劉曉南，〈論朱熹詩騷叶音的語音根據及其價值〉，《古漢語研究》第4期，2003年12月，頁25-35。

黎新第，〈南方系官話方言的提出及其在宋元時期的語音特點〉，《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頁115-123。

錢乃榮，《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三、網路資料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網址：<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檢索時間：2017年6月。

On the Phonetic Origin of the Character *Jing* in *Jingjiao*

Hsiao-Chi Chen*

Abstract

The claim that the word *jing* 淨 originated from the geminate word *canjun* 參軍 is credible with reference to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and related dialect phenomena. The sound-compound word *canjun* was pronounced “*ts^hjuen” in the time of the *Qieyun* 切韻, but was pronounced “*ts^hjeŋ” in the Song dynasties and later. This can be explained as the result of the reduction of the final nasals in the Wu dialect of the Linan 臨安 area, which was the substratum language there. All the final nasals in the Linan area merged into a -ŋ ending due to the simplification of finals in the Song and Jin dynasties.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medial “u” on the close division-III and division-IV rhyme groups (合口細音韻母) in the Wu dialect. In contrast, *jing* was pronounced as “*dzjeŋ” in the time of the *Qieyun*, but as “*ts^hjeŋ” or “*tsjeŋ” in the Song. This occurred due to the devocalization of the Mandarin dialects. The two pronunciations of *jing* are both closely similar to “*ts^hjeŋ”, the sound-compound word *canjun*.

Key words: the character *jing* 淨, sound-compound words, the Wu dialect, Mandarin dialects,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